「紅番區」

夜靜，每當寫作開始的時候，就隱隱聞到一陣「夜來香」，那恐怕是西環特有的一種「風味」吧！

西環多戰前樓宇，戰前樓宇多沒有抽水馬桶的設備，人們方便在馬桶上，到夜裡拉出梯間去，自有專業的夜香使者來處理。

每當夜香飄來，我總在想：西環雖然改變多了，但改變得很緩慢。新建大廈不少，但很參差，相對來說還是少。十年前，初遷於此地，就聽聞有那個方面傳出「重建西區」的計劃，至今未見眉目；看地鐵的建設現劃僅止於上環——連西環也未被劃入旺盛地點之列，那麼它的前景就可想而知。除了「鹹魚欄」，大馬路上置上。還有與押店唇齒相依的故衣店，依然是成行成市；但已換了內容，擺在店裡最顯著位置上的是「斷當」的名牌手錶、火機和電器系統。「位老板告訴我，現在故衣生意，客仔少得可憐，最大的主顧是電影公司或電視台的服裝部。

西區無夜布。自從那古老的太平戲院拆卸後，夜裡，除非「打冷」，否則請移玉到更遠的地方去。我的同事們，都叫這一帶做「紅番區」，因爲，在夜裡，大概除了睡覺，就別無去處了！

客窗隨筆

齊歡

舊懷戈探與滋爾華

荷里活不朽的音樂電影，應直譯爲「偉大的華爾滋」者，香港先上映，稱「舞曲大王」。解放前，西片先在上海上映者，其華名都被後上映的香港沿用。「偉大的華爾滋」在上海以係後映，另名「翠堤春曉」，祇爲江南人習知杭州「西湖十景」中有「蘇堤春曉」，在片中男主角與第二女主角午夜坐馬車到破曉離維也納森林，蹄聲得得出現堤上時，史特勞斯靈感油然而生，創作了名曲「維也納森林中的故事」的雛型。此片爲史大林所欣賞，要求蘇聯電影界拍出那樣好的電影來；事見傑拉金的「馴藝記」。此片的藝術性與娛樂性俱高，却非忠于歷史，劇本已把史特勞斯父子兩人的故事併爲一人的了，但從來戲劇而稱歷史者，都難不開演義的呢。片中的第二女主角在戲裏是維也納歌劇皇后，史特勞斯後來到碼頭送別，她在船頭唱出那首「當我倆年青的一日」後，彼此分手。此華爾滋雖藝術曲，以較通俗，甚至出現于夜總會與舞場中，我迄今還能背誦其詞，詞也寫得美呢。

香港粵語曲可稱瘋狂，舊日上海，夜總會中無中文流行曲，大舞場中到四十年代才聊備一格。我所憶的俱西方流行曲，前一陣看了粵語話劇「吾妻止斗」，聽到三、四十年代上海流行的探戈曲「拉康巴薛搭」，似乎回到黃浦江畔的夜總會、舞場與大學校園中。但我不知香港的最後之探戈是什麼又由何處奏出？

海角曉吹

茗翁

軍銜最好「三三制」

解放軍換了新軍服，以爲是恢復軍銜了。後來發現，由士兵以至軍委副主席楊尚昆，領章都是一粒星，鄧主席（軍委主席鄧小平）主持會議時沒有穿軍服，說明解放軍還沒有恢復軍銜。

解放軍恢復軍銜，說了沒有三年也有兩年了，爲什麼還不能恢復？當然有不少問題存在，不是我們所知，也不是我們所應理。不過，以「書生論兵」，茗翁覺得一九五五、六五解放軍的軍銜，級別太多是蘇聯所創。愚見以爲，如果中國軍隊恢復軍銜，還是「三三制」好，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行的軍銜制度。

所謂「三三制」，即將、校、尉都只有「上」、「中」、「下」三級，取消「大」級；西方國家將級中有准將，可仿可不仿，總之，要擺脫蘇聯軍銜級別太多那一套，這也是「精兵簡政」之舉吧？

當然，這也是「書生論兵」或者「紙上談兵」，可能不切實際。但這是茗翁的心中話，即使被認爲「錯」，也要說出來。

醒二詞詩

八阿醒

減字木蘭花

勿亂買助聽器

不能亂買，以免不聞此世界。雖未曾聾，用了提防會失聽。應該帶眼，消費之人毋亂據。器有新型，如聽仙歌耳暫明。

醒二

港九物情

八阿

望奢

連續幾天假期，到外地去旅遊的市民固然不少，而本港一些遊樂場所、公園，也處處是遊人。有些地方更是擠迫得水洩不通。隔壁陳先生慨然道：「本港人口稠密，而公園少而且小，實有開闢更多公園的必要。」但本港由寸金尺土變成尺金寸土，當局有地可賣則賣，市民想到公園享受一下寧謐環境，欣賞鳥語花香，簡直是奢望啦！金鐘兵房那一塊地皮，是斜坡山地，本來用來開闢公園是最適合不過，那裡有不少老年樹木，具備作爲公園的自然環境，可是，這幾年來，當局只顧賣地，建築高樓大厦，一座巍峨的最高法院大厦已落成啓用了，另一座政府大樓也快完工，還有另一幅地皮亦已賣出，準備興建商業大厦、酒店，至於當局聲稱留下一部分作爲開闢公園，迄今却仍無下文。當局只管「向錢看」，所謂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云云，却是唱慢板。陳先生說，他十分欣賞將東區走廊下的地方闢爲水上遊樂區的建議。據說整個計劃不過三百五十萬元，相信不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「空中樓閣」吧。

淮軍自動列隊送行

這年（一八九七）三月底，力彼然荐在。淮軍之忠也，忠李經邁返合肥接家眷——即其父鴻章這男的許多南歸或順往皖北的家人，到天津轉北京，淮軍自動列隊送行！這一自動甚是驚人。驚了安徽巡撫，驚了駐津的直隸總督（鐵鴻章之仁和王文韶），驚了現正掌權的慶王奕劻、驚了頤和園正頤養天和的「老佛爺」、驚了住在養心殿日與珍妃熱戀，想作明治天皇的光緒皇帝，這是「淮軍自動列隊送李中堂的內眷們」，不能責怪在京辦公忙極了的李鴻章。

驚了一大串，却無可奈何。今日新名詞是：李中堂的酒勢，早年之親「九鄉」（曾國荃）與曾侯，猶且過之。到光緒後半，老湘營多已散歸田里，老了死了，二會與左宗棠也都死了，鴻章年七十有五矣，而「淮軍」非但名存，而「實」亦存，鴻章可謂豪矣哉。

由這一事，可看出曾國藩自己提出的解散湘營，是「老湘營」——暮氣已深的湘軍，而「無湘不成軍」，到黃興、蔡鍔；到黃埔到老蔣北伐吧；啊，到平江、瀏陽而江西瑞金吧；到井崗山軍實遍」那裡的砲兵吧，還是「無湘不成軍」！

某日在台北乘一計程車（的士），司機說長沙音的國語，詢之，日退役改而業此，再詢之，東北湘軍也！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淮軍自動列隊送行

王文韶同奕劻「研究」謀「解散淮軍」，第一期訂解散七千人，沒行得通，只好作罷。然則淮軍之親李中堂，簡直是他們的「主」。比「老湘營」不驚，甚至覺得這很自然。

驚了安徽巡撫，驚了直隸總督（鐵鴻章之仁和王文韶），驚了頤和園正頤養天和的「老佛爺」、驚了住在養心殿日與珍妃熱戀，想作明治天皇的光緒皇帝，這是「淮軍自動列隊送李中堂的內眷們」，不能責怪在京辦公忙極了的李鴻章。

驚了一大串，却無可奈何。今日新名詞是：李中堂的酒勢，早年之親「九鄉」（曾國荃）

但願有靈

看到王星磊的遺作「八百羅漢」受歡迎，票房收入連日來高踞同期影片首位，眞替「小山東」開心。

雖然你的吐氣揚眉來得太遲，你不能親身分享這份滿足感沒抬頭，比之有些人到死也慰，安息吧。

那天見到王太太王蘭女士，她多月來第一次展開笑容，悄悄告訴我：星磊眞有靈聖。

原來王蘭在影片上映前，曾靜靜去王星磊靈前拜祭過。王蘭當日對丈夫說了些什麼，我們猜想得到。

「八百羅漢」實座是憑影片具氣勢的場面，演員的落力演出爲觀衆所欣賞，而這一切都是王星磊嘔心瀝血所安排和指導，收穫應屬他生前辛苦耕耘所致，說成靈聖的保佑無疑「玄」了一點。

不過，王蘭的心態不難了解。看着丈夫花了一年多的心血在這部影片，到頭來却未能親睹。爲慰王星磊泉下之靈，王蘭當然希望該片廣獲好評。

影片的賣座是控制不來的事，至於推介影片的工作自當有人去做，她每日抱着患得患失的心境，唯有到丈夫靈前求取精神的落實。

這是徬徨無告的人一種本能反應，我體會過。那年先父死於外地，我接急電前去，他已陷於彌留，人事不省，我爲了讓老人家見我一眼，不致含憾而逝，當夕跪在窗前，求上蒼賞我此願，說來也怪，先父果於第二天清醒過來，和我說說談談的過了兩天才瞑目，而我亦因此稍慰我父之痛。

水晶球

李芮

拍外景

在溫哥華，接受了當地一個中文電視台的訪問，料想不到的，是在那麼一處地方的「方言性質」電視台，依然有不錯水準的播映。

總以爲，只可能到小小的錄映室裡去做這種訪問，而料不到是在溫哥華最新的一個美奐美侖的購物中心內高談闊論的。

還有一點好處，是外地的外景拍攝此類節目時，旁邊的閒人不會像香港的那麼好管閒事，一窩蜂就圍了過來，令你想請他們如常走散，不知要花多少唇舌。通常算是動用維持此類秩序的員工，數目已經不少了。

可是在外地，一般人的禮貌與諒解性似乎是天生的，永遠不會作惡意的阻撓或留而不肯爲大。

因爲郊區鄉間，有那些惡霸式的人物，是專門向此類外景豫討外快的，不獨要有而且還要多。

爲什麼香港郊區可能如此一個世界，則實在是天曉得。

風花雪

散，令你大傷腦筋。

當然，在香港要拍外景，除了動解圍觀的人以外，還有若干可能更不容易解決的問題。

舉例說，是在市區內拍的話，即使是最輕微小型的，也一樣要向有關當局申請，然後可以希望進行順利無阻。若非如此，就會則處受到干涉。

而假如背景不是市區而是郊區或鄉野的話，所遭遇到的不愉快程度，只會比這種更大。

八龍面

醉后

「先行」和「不通」是兩回事

昨以「先鋒」可以解作「前敵指揮」；這只是借用的名詞，因尤怡註釋「陽前通」、「陰前通」、「先」之意，「前」字爲「先」之意，「通」爲「行」之意也。有先行，則必有後繼而來者，即人愚見，認爲這「前通」、「先」二字，值得商榷，尤怡先生雖爲一代名醫，但其解釋，個人感覺不滿意，反而對湖北中醫學院所提出之「疑」問，投贊成票焉。讀者中不乏前輩、名家，如有高見，不才願垂首聽海也。

章肯峰大夫爲名老中醫，本堂主未有機會親聆教益，因其文章中引用金匱條文，沒有詳釋，只是以此來論証「載痙」，係因「陰前通則行困難」，那麼，手足麻痺，甚至沒有感覺（不仁）也是常見的。例如久坐之後，兩足因血液停在下肢較久，運行有障碍，一站起身之時，便會有些麻痺之感，但過一會便恢復常態，這種情況，相信讀者們都會有這經驗。

總的說來，本堂主個